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一

都邑

兩都賦

漢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廼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

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舉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問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

有麗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
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
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
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
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
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
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

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
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
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
之西都在於雍州賓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
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
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
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
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

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
發皇明迺睠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睠秦嶺瞰北阜挾灃
灃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
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
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
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
得顧車不得旋闌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
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

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
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驚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
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
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
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
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
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
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

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峻陪
以甘泉迺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
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
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
穀垂穎桑麻鋪荼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
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苑禁園林麓藪
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
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迺有九真之麟大宛之

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
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
正位放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
瓊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
高驤雕玉璵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
燭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
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閭臨
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

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
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
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
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
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
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壁
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
是玄墀釳砌玉階彤庭硬礧綵緻琳珉青瑩珊瑚碧樹

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纈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
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
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
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
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
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博誨
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
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

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
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閤尹閤寺陞戟
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除飛
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墜道而起
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
爵內則別風嶠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
陰陽以開闔爾迺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
盪而出馭娑洞杙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

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
虹霓迴帶於勢楮雖輕迅與僞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
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捨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
復稽覓恍恍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
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窅而不見陽排飛閭
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
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蔣蔣濫瀛
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

峻嶒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
場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
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
人之所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
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烏詔梁野而
驅獸毛羣內閭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
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罟網連紘籠山
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

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鄴鄴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
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
三迺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俠飛列刃擗鏃要趺追蹤
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擣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
必疊雙颼颼紛紛增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
赤勇士厲援攸失木豺狼懾竄爾迺移師趨險並蹈潛
穢窮虎奔突狂兇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擣僞狡扼
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

羅超洞壑越峻崖蹶嶄巖巨石頽松柏仆叢林摧草木
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
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
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
魚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饗賜畢勞逸齊
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
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
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橘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鳥則玄

鶴白鷺黃鵠鷓鴣鵠鵠鵠鵠鳬鷺鴻鴈朝發河海夕宿
江漢沉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輶輅登龍舟張
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
吹震聲激越警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鵠下雙鵠揄
文竿出比目撫鴻臚御矰繳方舟並騫俛仰極樂遂迺
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峻東薄河華西
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止朝夕諸不改供禮上
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

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
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
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絜乎隱隱各得其所若
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
不能徧舉也

右賦西都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
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

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譚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政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覩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

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
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迺致命乎聖皇
於是聖皇迺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
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
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
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
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治近古
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

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
迺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
器械斯迺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
人斯迺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
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
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
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
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

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
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
迺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
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
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是以皇城之內
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
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園草以毓獸
制合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迺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

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騶
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迺出於是發鯨魚鏹華
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琴麗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
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
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埽霓旌旗拂天
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欽野歆山日月為之奪
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
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

驍騎電騫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睨禽轡不詭遇飛
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
殺不盡物馬踰餘足士怒未渫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
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觀明堂臨辟雍揚緝
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
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濬北動
幽崖南曜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
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讐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

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
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迺盛禮興
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
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
太牢饗爾迺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
鏗鉤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
太古畢四夷聞奏德廣所及僭侏兒離罔不具集萬樂
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煴調元氣然後撞鐘告

罷百僚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
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急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
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
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
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紵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
玄耻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
慾之源滅廉耻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

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
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升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
歎玄德謹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
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
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
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
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
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巖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

嶽帶河汧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
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園曷若辟雍海流道
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
可闕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
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
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迺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
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迺遭遇乎斯時

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王莅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帝示我漢行洪化

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乎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
永延長兮膺天慶

右賦東都

西京賦

漢張衡

有憑虛公子者心參體忤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
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

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
繫乎地者也慘則甚於歡勞則徧於惠能違之者寡矣
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
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彊
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秦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
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漢
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
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翬肩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

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閼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
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嵬嶺鬱律連岡乎嵒
冢抱杜含鄠欲灑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
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
九嵎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
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為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悅秦
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
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為彊國者有六然而四海

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
旅於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恭之謀及
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豈伊不
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
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洳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
稽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
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峽闕於閭闔疏龍首以抗
殿狀嵬嵒以岌嶭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帶倒

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棖與壁璫流景曜之韡
曄雕楹玉碣繡栢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槐右平左城
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砌厓隙坻崿鱗眴棧齟嶮嶮襄
岸夷塗脩路峻險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
陰藏洪鐘萬鈞猛虜趙趙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
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嶮嶮
因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
章譬衆星之環北極叛赫戲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羣

辟大厦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閑
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通
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
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鍛懸
猷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
凰鴛鴦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
采飾纖縟裒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
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金彫玉階彤庭輝輝珊瑚

琳碧瑤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
靡踰乎至尊於是鈎陳之外閭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
徑北通於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
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辦恣意所幸下輦
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惟帝王
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據
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覩往昔之遺館獲林
光於秦餘處甘泉而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

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帶霓以高居通天
諺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辯華以交紛下刻隋其若
削翔鸞仰而弗逮况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頻聽間雷
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
宇之制事兼未央園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
翥於薨標咸溯風而欲翔閭闔之內別風嶢嶢何工巧
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千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峩峩
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欂

以相承累層構而遂躋望北辰而高興消零埃於中宸
集重陽之清激瞰宛虹之長髻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閭
而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
兢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馭娑駘盪燾莽桔桀
杙詣承光睽眾辱豁增桴重勢鏐鏐列列反宇業業飛
檐轍轍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闈旗不
脫局結駟方斲櫟輻輕驚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連閣雲
蔓閑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閭轉相逾延望竚窅以

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墜道邈倚
以正東似閭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析
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豫顧臨太液滄池潏沆
漸臺立於中央赫眈眈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
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巖巖下蘄巖以
岵嶇長風激於別隄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
靈芝以朱柯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
少君之端信庶樂大之貞固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

清露屑瓊蕊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
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
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
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薨宇齊平北闕
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阨陟木衣綈錦土被朱
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
九市通闌帶闌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
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

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
羸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
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
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
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鵲
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眦蠭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
罪陽石汚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
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

瘡痂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
榻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輶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
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盤屋并卷鄴鄴左暨河華遂
至虢土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
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縣聯四百餘里植
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駉駉散似驚波聚似
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於何不有木
則樅栝梭楠梓械梗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夢蔚

櫛爽櫛慘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歲莎菅蒹薇蕨荔
芡王芻蒟臺戎葵懷羊苳蓐蓬茸彌皋被岡篠蕩敷衍
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決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
汜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
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
則有鼃鼉巨鼈鱣鯪鯢鮪鮓鰭鯨鯢鯢鯢鯢鯢鯢鯢
鼻詭類殊種鳥則鷓鴣鴝鵒鴛鴦鴛鴦鴛鴦鴛鴦鴛鴦
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磬勺衆形殊

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
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擊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
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
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為
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且百里迹杜蹊塞麀鹿
麋麇駢田偪側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駁戴翠帽倚金較
璿弁玉纓遺光燿燿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
旌枉矢虹旃蜺旒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

龍趨屬車之選載獫狁獠匪惟玩好迺有祕書小說九
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
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蝸蚘莫能逢旃陳虎旅
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駭雷鼓
縱獵徒赴長莽迺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跋
扈光燄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
阤堵百禽悽遽駭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闕
輻不邀自遇飛罕捕箭流鏑擣爆矢不虛舍鋌不苟躍

當足見踞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置羅之所
所罾結竿父之所惶威義族之所攬捫徒搏之所撞秘
白日未及移晷已獮其十七八若夫遊鵠高翬絕阮踰
斤甕兔聯豚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使迅羽
輕足尋影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擊於罽下韓
盧噬於縲末及其猛毅髻髟隅日高睚威懾兕虎莫之
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鬣鬣植髮如竿袒
裼戟手踣踞盤桓鼻赤象圜巨挺攄狒狒批獫狻指枳

落突棘藩梗林為之靡拉樸叢為之摧殘輕銳僇狡趨
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駝杪木末獲獬獬
超殊榛帶飛鼯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
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於遊畋其樂只且於
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
車馬收禽舉茵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
饗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
升觴舉燧既醕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魚夥清酤

效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
僊佯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牘紅蒲
且發弋高鴻挂白鶴睞飛龍磻不特絰往必加雙於是
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棹女
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
驚蜎蛎憚蛟蛇然後釣魴鯉纚鯀鮪撫紫貝搏耆龜搯
水豹鬣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摘謬澥搜川瀆布九
罟設罍麗攢鯢鮪殄水族蕓藕拔蜃蛤剗逞欲畋斂效

獲麕麕掇蓼萍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獲胎
拾卵蛭蜋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
陀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張甲乙而襲翠被擗珍寶之玩
好紛瑰麗以侈靡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
扛鼎都盧尋橦衝狹燕濯胷突鈇鋒跳丸劍之揮霍走
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
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簫女娥坐而長
歌聲清暢而蛟蛇洪厓立而指麾被毛羽而襪襪度曲

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復陸重閣轉石成
雷礚礚激而增響磅礴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蔓延
神山崔巍欵從背見熊虎升而挈攫援狄招而高援怪
獸陸梁大雀跋跋白象行孕垂鼻犇輶海鱗變而成龍
狀踔踔以蜃蜃含利颺颺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
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
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
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

脩旃僂僂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絰譬殞絕而復
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撞末之伎態不可彌轡弓射乎
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於是衆變盡心醒醉盤樂極悵懷
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
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然後厯掖庭
過歡館捐袞色從嬋婉促中堂之隱坐羽觴行而無筭
祕舞更奏妙才騁伎妖蟲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
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

跣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羆振朱履於盤樽奮
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昭藐流盼一顧傾城
展李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
愛所丁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
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
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之無上思致董於
有虞王閔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高祖創業繼體承
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

二百餘蕃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
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祗深則難朽故奢
泰肆情而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
之口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異於殷人屢
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
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
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
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

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東京賦

漢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乃莞爾而笑曰
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曾而無心
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
而惺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
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
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

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甯長距
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已若也迺構阿房起甘泉結
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大半之賦威以
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雜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
焉慄慄黔首豈徒跼高天踏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
頸毆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
而欣戴高祖高祖膺錄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
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埽項軍於垓下紿子嬰於軹塗

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玩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勲彛器歷世彌光今舍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

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
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
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
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
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
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
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沂洛背河左伊右瀍西
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

伊闕邪徑捷乎輾轉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鍾
以大岯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斂三趾處妃
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
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葢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
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
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圯巨猾間釁竊弄神器厯載三
六偷安天位於時烝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
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櫬

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
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
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
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
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
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
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
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螭永安離宮脩竹

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鴨鵝秋棲鵲鵲春鳴雉鳩鸛
黃闕闕嚶嚶於南則前殿靈臺餘驩安福諺門曲榭邪
阻城洳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勅九龍
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
息於東則洪池清籟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莢獻
鼈蜃與龜魚供蝸屨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
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
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義具

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
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
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
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哀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禱
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
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於殿下者
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鑼鼓設郎將
司階虎戟交鍛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哲

皆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軋礚隱訇若疾霆轉雷而
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
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辰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
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
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
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
自東除訪萬幾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
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

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興臺命膳夫以大饗饗餼決乎
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
官已事而跋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
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
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潔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
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
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裡祀曰
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紃紼玉笄綦會火

龍黼黻藻綵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
旒之太常紛飆悠以容裔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驤而沛
艾龍輶華轡金鍍鏤錫方鈇左纛鉤膺玉環鑿聲噦噦
和鈴鈇鈇重輪貳轄疏轂飛軫羽蓋葳蕤葩瑤曲莖順
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迤戛農輿輅木屬車
九九乘軒並轂斑駁重旒朱旌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
發鸞旗皮軒通帛綃旒雲罕九旂闔戟轆轤髻被繡
虎夫戴鶡駼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

陳奏嚴鼓之嘈囂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
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鞞鞞殿未出乎城闕
旆已迴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爾乃孤
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叢叢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
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煥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
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
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
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

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
省設其福衡毛魚豚胎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
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
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
馭間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藉之千畝供禘郊之
粢盛必致思乎勤已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春
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虞宮懸金鑪鼓路鼓樹羽
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

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之扉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
於是皇輿夙駕輦於東階以須消啓明埽朝霞登天光
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
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
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
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
外流誼方激而遐驚日月會於龍旒恤民事之勞疚因
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鑿刀以袒割奉觴豆於

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
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
武節是宣三農之隙耀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
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
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
牙旗繽紛迄於上林結徒為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
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
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鸞鶴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

迹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
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罟放麟不窮樂以訓
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
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
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瑣瑣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
爾乃卒歲大雉毆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茆侔子萬
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礮雨散剛瘡必斃
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

魑魅斯猖狂斬蛟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
神潢殘夔魑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懼
況魑蠃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
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
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
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
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
俟閭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蟄

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嘉田畯之匪懈
勤致賚於九扈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
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總集瑞命
備致嘉祥園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
鳥舞丹穴之鳳凰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
廣被澤暨幽荒北變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
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京
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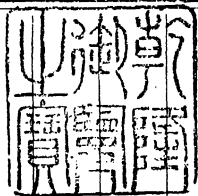
齊德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
素樸思仲尼之克已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
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
翡翠不裂瑇瑁不族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
本咸懷忠而挹慤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
侯其禕而蓋莫莢為難時也故曠世而不覲惟我后能
植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
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

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赳赳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
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
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為賓言其梗概如此若乃流遁
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
未之學也且夫挈鉞之智守不假器况纂帝業而輕天
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
日不離於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鼂纊塞耳車

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鑒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騶裊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懼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畋不虞胎草木繁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于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謫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民

以媮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
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
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况初制於甚泰服者焉
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
頽墻填塹亂以收置解果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
尤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
朝廷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
其臭玩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鼃咬而衆聽者或

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固然若醒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一